

黄易作品集 ⑪

◆ 异侠系列 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◎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十一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, 一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03.3
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插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肅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簡介

黃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俠小說作家，自創“玄幻系列”和“異俠系列”，以獨特的筆調，深細的思想，妙想天開的情節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中港台讀者熱烈歡迎，已然帶起了一股新品種小說的潮流。雖說其中真正的影響，現時言之仍是過早。但黃易小說却毫無疑問正走在時代的尖端上，以駭奇異的筆下世界，以他那種震撼性的方式和風格，進行着對這時代的深省。無論在他超時空的國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裡，武重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尋找人類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書，便若跨越了現實和幻想的邊防，踏足於一個接一個玄異的夢域里。



第一章 颍水之战

江海流的帅舟灵活如鱼地顺流急速拐弯，不单避过敌方赤龙战舟的拦截，又忽然增速地在对方两艘战船合拢前穿过。

双方火箭、弩箭、投石骤雨般交换，双头战船虽是以寡敌众，可是不论其防火防箭矢的设施布置均比赤龙舟高上一筹，故能险险脱身。

帅船上仅余的五十多名战士齐声发喊，原来终突破敌舰的重重封锁，前方再无敌人踪影。

在指挥台上的江海流生出心力交瘁的感觉。回首望后，江上的激烈水战仍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敌我战船多艘起火焚烧，一团团的浓烟冲天而上，在高处扩散，蔽天遮日。己方九艘战船，其中三艘倾侧翻沉，跳海逃生的手下变为敌人屠宰的猎物，惨烈的情况令人不忍目睹。

打从战事开始，他们一直落在下风，敌方赤龙战舟多达二十三艘，加上天师军在两岸助攻，主动之势全落入聂天还手上，大江帮只能仗着优胜的水战之术，尽力反击突围，誓死不降。

“轰！”

另一双头船施展奇技，忽然改向增速，敌方的赤龙舟躲避不及，被拦腰撞个正着。安装在双头船首的大铁锥立即把对方左船舷撞个破碎，敌船翻侧倾颓。

双头船鼓其余勇，顺流下放，只要再闯过一重封锁，可与江海流的帅舟会合。

一艘双头船见状，亦成功从敌人重围内脱身，虽是船尾冒烟起火，仍势不可挡的力图突破，追在先前破敌的双头船后。

余下三艘双头船却给敌舟钩索缠死，正进行过船肉搏的战斗，当难逃劫数。

江海流看得热泪盈眶，更认得追来的己方战船是由心腹大将席敬指挥，怎忍心不顾而去，自行逃命。忙发出命令，就那么掉头驶回去支持。

“轰！”

船身剧震。

一时间包括江海流在内，没有人明白发生什么事。

“帆桅断哩！”

“蓬！”

张满的帆连桅似缓实快的向左舷倾颓倒下，双头船立即失去平衡，往左方倾侧，惊险至极点，随时有舟覆之厄。

“隆！”

一块重逾百斤的巨石掉在甲板上，撞破一个大洞。

江海流方寸大乱，纵使没有翻船，可是失去主桅的战船，其机动性将大幅减弱，骇然往大石投来处的右岸

黄易

◆ 异侠系列





瞧去，只见一个身形特高，仙风道骨作道士打扮的人，正傲立岸旁一块巨石上，神态从容的凝望他。

江海流心中升起“孙恩”两字时，折断的桅帆滑入水里，双头船回复平衡。

忽然左右箭矢射来，他的帅舟再陷敌阵之内。

江海流生出死战之念，高呼道：“我们和他们拼哩！”

倏地一艘特大的赤龙舟出现前方，追在席敬的双头船后，顺流直往他的座驾舟冲至。

江海流不用看船上高挂的帅旗，已知来者是聂天还，因为他直接瞧到他。

聂天还在指挥台上手下的簇拥里，高呼道：“江帮主如肯赐教，聂某人愿予帮主一个公平决战的机会，看看究竟是九品高手了得，还是外九品高手有真材实料。”

九品高手和外九品高手之争，正代表着江左高门大族和寒门之争。

江海流当然晓得聂天还是借此迫使自己放弃逃生之念，但如何可以拒绝呢？

仰天长笑道：“江海流愿领教聂帮主的高明。”

同时下达连串指令。

刘裕双足一软，跪倒路旁。

急赶近三十里路后，他终抵达这条可通往广陵的著名驿道，但也没余力支撑下去。

这一刻他感到脸颊冰凉的，原来竟一头栽往草地

去，更弄不清楚究竟是晕厥了眨眼功夫，还是数天数夜。

阳光透过林木洒遍驿道，有种异乎寻常的美态，更似对他有某种启示似的。

难道自己快要死？

不论在人命贱如草芥的战场，又或陷入如边荒集般被苻坚的大军搜捕围剿的险境里，他从未感觉过死亡可以是如此地接近。

“呀！”

刘裕咯出一口血。

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吧！至少刘裕感到无比的宁静，肉体的痛苦似与他脱离了关系。

他想到纪千千、燕飞、谢玄，最后脑海中浮现出王淡真秀雅的花容。

他耳鼓内忽然被异响进占，稍一定神方分辨出是马蹄踏地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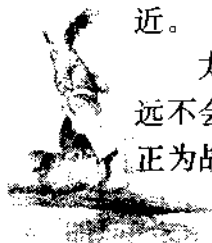
当他想到是有队人马正朝他的方向沿驿道驰至，眼前一黑，重陷昏迷里去。

慕容战、拓跋仪、屠奉三和燕飞策骑沿颍水疾驰近两里路，来到边荒集南面著名的高丘镇荒岗，环视远近。

太阳正往西边地平降落，不到一个时辰边人希望永远不会来临的黑夜将主宰这片奇异的地域，而他们此刻正为战胜殚思竭智，尽力而为。

董易

◆ 异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卷十一

屠奉三以马鞭遥指西南方广阔的疏林区，道：“在到边荒集前，我曾痛下苦功，研究边荒集的内外形势，且拟想过孙恩攻打边荒集的战略，不过当时却没想到孙恩会与聂天还联手进犯。”

三人循他所指方向瞧去，林木苍苍，间中有起伏的丘陵和小山丘，林区横亘广布数十里，要藏起一支万人大军，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燕飞目光移往西面地平远处，这方向山峦起伏，有几座险峻的奇峰，横列数里，像边荒集西面的天然屏风。

屠奉三续道：“既有聂天还负起从水路进攻边荒集之责，孙恩是知兵的人，两徒又是能征惯战的大将，其中尤以徐道覆精于用兵，肯定会采用兵分多路的战术，先以小队多方突袭，当我们穷于应付，疲于奔命之际，再大举强攻，摧毁我们的防御力量。”

慕容战沉声道：“此正为我提议出集迎击的原因，否则主动之势将稳操于敌人手上，我们则陷于捱打的局面。条件是我们必须成功延误慕容垂北面的大军，便可望在北面敌人抵达前，先一步打垮天师道和两湖帮的联军。”

拓跋仪叹道：“若我们出集迎战，死伤必然惨重，或可击退敌人，却无力再应付北面的敌人，所以我仍坚持固集据。慕容兄切勿误会，我只是以事论事。”

慕容战微笑道：“这个我明白，问题在我善攻而不善守，喜欢掌握主动，不如此总觉无法尽展所长。”

屠奉三点头道：“两位说的各有道理，其间并没有矛盾之处，事实上进攻永远是最佳的防守，尤有利者是慕容当家对边荒的形势了如指掌，对方是初来步到，即使他们的头领熟悉边荒，总不似慕容当家和手下兄弟等在这里打滚多时，舍己之长实在可惜。”

慕容战喜道：“得屠兄和议，可见我非是徒凭匹夫之勇，而是合乎战略。”

拓跋仪道：“两位可有想过，敌方进犯边荒集前，必先肃清集外所有反抗力量。在全面控制情况下，方会发动，届时我们纵使晓得慕容当家的孤军陷于苦战，仍没法出集赴援，如慕容当家有什么失闪，将对我们的士气和实力做成严重的打击。”

屠奉三油然道：“在击溃郝长亨的部队前，慕容当家的出集迎敌确与送死无异，可是现在边荒集外十里内的敌人已被肃清，西面小谷又有坚强防御工事，只要我们布置得宜，应可牵制敌人，教他们没法全力进犯，在战略上是明智之举，拓跋兄意下如何？”

拓跋仪沉吟片刻，瞥燕飞一眼道：“由于我不熟悉小谷的情况，倒没有想及此点，小飞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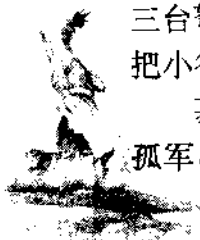
燕飞道：“屠兄认为须多少人手，始可守稳小谷？”

屠奉三道：“若有足够兵器和粮食储备，又或可把三台弩箭机运往小谷加强防御力，只要有一千精锐，可把小谷守得稳如泰山，捱个十天八天。”

慕容战大喜道：“如此我的部队将不是深陷敌境的孤军，而是可进可退的奇兵。”

董易

· 武侠小说 ·





拓跋仪终同意道：“此法确是可行。”

屠奉三长笑道：“这场仗愈来愈有趣。坦白说，我是看中此谷战略上的优越性，方敢于孙恩和慕容垂对边荒集用兵的威胁下，仍敢到边荒集来看有否回天之力。只要能把小谷变成集外最坚固的据点，将迫得南面敌人只敢沿颍水攻来，还要分兵攻打小谷。慕容当家若伏兵于小谷附近，觑机击垮敌人进攻小谷的部队，再于敌人全力攻打边荒集之际，绕往敌背突袭，我有把握令南面敌人惨败。”

燕飞道：“我们分出两千人作此战略布局应非问题，却可使敌人没法全力攻打边荒集，乃上上之计。惟一令人担心的是如我们延误北方敌军之策失败，而我们的兵力又集中于应付南方的敌军，恐怕抵不住慕容垂和黄河帮的进击。”

拓跋仪道：“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既对南方敌军采取集外牵制迎击的战术，对北面敌人也可同样施法，以进攻为防守，务令敌人没法在肆无忌惮下全力进击。”

慕容战欣然道：“拓跋兄果然是明白人，不过北面尽是平野山林，缺乏一个像屠兄挑中的小谷。”

拓跋仪淡淡道：“慕容当家忘记了我们是马贼出身，精擅夜战，打打逃逃更是本行。只要我有五百兄弟，将可令敌人阵脚大乱，草木皆兵。配合水师的反击，击溃敌人或有所不能，却必可达致延敌误敌的战略，各位可以放心。”

屠奉三叹道：“边荒集确是英雄好汉云集的异土，

听诸位之言，便知人人勇于担承，泯视自身生死得失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就此决定如何？”

转向慕容战道：“慕容当家请随我到小谷打个转，屠某可教你有意外的惊喜。”

慕容战哈哈笑道：“幸好屠兄暂时仍非敌人，否则我会担心得要命，怕随时要大吃一惊。请老哥你引路。”

屠奉三向燕飞和拓跋仪打个招呼，挥手拍马去了。

慕容战向燕飞道：“请通知我的兄弟准备上路。”

说罢追在屠奉三马后驰去。

瞧着两人没入林木深处，燕飞有感而发道：“事前说出来肯定没有人相信，今次边荒集的成败，竟系于屠奉三身上，使我们重新掌握主动，不致陷于一面倒捱揍的劣势。”

拓跋仪摇头道：“你只说对一半，我们不论与赫连勃勃之战，又或如今战略上的安排，屠奉三均起了关键性的作用，可是边荒集的成败，却非系于他身上，而是我们的纪美人。”

燕飞愕然朝他望来。

拓跋仪长长吁出一口气，目光扫视远近，若无其事道：“屠奉三爱上了你的美人儿。”

燕飞现出原来如此的神情，从容道：“男人对动人的美女生出兴趣，是人之常情。”

拓跋仪深深看他两眼，缓缓道：“小飞仍未掌握到我的意思，我指的并非男人天生对美丽女性的占有欲，而是指真正的动情。尤其是老屠这类心如铁石的人，一

卷一

• 异俠系列





邊荒傳說

● 卷十一

旦动了真情，势一发不可收拾。我不晓得屠奉三态度的急剧转变有多少成分是与纪千千有关系，可是只要你留意他看纪千千的眼神，可知他对纪千千是毫无保留地豁了出去，至少在击退大敌前是如此这般。屠奉三并非寻常的追求者，他可以是生死与共的战友，也可以是最可怕的敌人。你作为他最大的情敌，绝不可以没有提防之心。”

燕飞默然片刻，苦笑道：“际此生死难卜之时，我不想为此分神。”

拓跋仪微笑道：“我只是尽兄弟之义提醒你，愈接触老屠多了，愈感到他的可怕。如此智勇兼备的人，世间罕见，有他助桓玄打天下，更是如虎添翼。”

稍顿又道：“今次边荒集之战，不论谁胜谁负，又或我们全军覆没，最大的得益者仍是我们拓跋族。赫连勃勃的惨败，对他的声威和实力做成无可弥补的严重打击。以小珪的精明和掌握时机的敏锐，肯定会乘势攻陷统万，完成立国的大业。所以现在我感到纵使今晚战死边荒，仍是值得的。”

燕飞一阵感触。

在对付赫连勃勃前，他想到的是为保护边荒集而战。正如谢安指出的，只有令边荒集保持她的无法无天，不隶属任何政权的中立地位，南北方可保持均衡，天下始可有休养生息的喘气机会。

这当然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。

事实上边荒集任何的变化，直接影响到南北势力的

平衡。以北方论之，赫连勃勃的失败，将是拓跋代国的崛起。自己阴差阳错，又或神推鬼使下，帮了自己兄弟拓跋珪一个大忙。

在南方来说，若孙恩和聂天还无功而回，又或即使成功攻陷边荒集却伤亡惨重，南方的得益者将是桓玄。在北府兵和建康军互相牵制下，桓玄将可对边荒集用兵，打正旗号地扩展势力。

假若奇迹出现，他们能成功保着边荒集，桓玄更是直接得益，因为屠奉三已成功在边荒集生根，与势力转弱的汉帮平分边荒集的利益。

所有这些发展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

拓跋仪的声音传入他耳内道：“小飞或会奇怪，因何我忽然改变主意，赞成慕容战的主动出击。”

燕飞往他瞧去，后者双目熠熠生辉，脸泛异采。

拓跋仪迎上他的目光，道：“为了本族的振兴，必须有人作出牺牲，而那个人就是我。只要我们把慕容垂拖在边荒，时间愈长，对小珪愈是有利。所以必须改变战略，务要和慕容垂打一场持久的战争。千千的策略非常正确，必要时我们该作战略性的撤离，利用广阔的边荒使敌人泥足深陷，无法抽身离开。我知你厌倦战争，不过老天爷并没有体谅你的苦况，现在你是别无选择，必须与我并肩作战到底，否则我们拓跋族将遭到灭族的厄运。”

燕飞呆想片刻，心中浮现纪千千的玉容，点头道：

董易

◆ 异侠系列



“既是上天的安排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。时间无多，我们回去吧！”



邊荒傳說

◆ 卷十一

第二章 除名之日

聂天还横空而至，触地无声的落在船首处，仰天长笑道：“能与江兄单打独斗，决一死战，实是聂某人企盼多年的事。若江兄答应直战至分出生死，聂某可让江兄的手下自由离开。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忍不住露出讶色。

原来双头船去势忽止，顺流退后，他站立的船头反变为船尾。

聂天还双目杀机大盛，凝望指挥台上神态从容的江海流，左手猛挥，一道白光脱手发射，直奔左船舷外江水处。

“呀！”惨叫应聂天还掷出的匕首而起，最后一名投水的大江帮徒，在没入水内前被命中后背，沉没水内。

江海流像完全不晓得手下被杀似的油然道：“聂兄果然好眼力，看出是他弄手脚令此船逆转方向。再转一个弯后是颍水著名的天岳峡，不但江流特别湍急，且最多乱石，聂兄既肯拿命出来和我豪赌一铺，当然不介意冒小小的险，否则便须在抵天岳峡之前先取小弟之命。我死不打紧，不过如聂兄壮志未酬，竟要作我的陪葬，

黄易

· 武侠小说系列



我会为聂兄感到不值。”

聂天还年在四十许间，身穿黑色武士服，腰带插着一排飞刀，中等身材，乍看似没有任何惊人之处，可是其高耸的颧骨衬着位于深凹眼框内的眼睛，却像藏于穴内向外窥视的毒蛇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他原本的策略是先孤身登上江海流的帅舰，大开杀戒，引江海流出手，同时手下赤龙战舟围拢过来，以拒勾飞索死锁其帅舰，拖往上游，那时任江海流三头六臂，也难逃一死。

岂知江海流竟命手下改帆易向，然后跳江逃生，聂天还虽含恨出手，只能截杀最后一名跳江的大江帮战士，怎不教他心中大恨。

江海流这一手耍得非常漂亮，把整个形势改变过来。此时双头帅舰顺水疾流，因不用顾忌会否撞上浅滩或江中乱石，全由水流风势带动，登时与追来的五艘赤龙舟拉远距离。

“嗤！嗤！嗤！”

江海流把收在身后的亡命枪移往前方，两手握着仗之以纵横大江的拿手兵器，发功一振，立即异响鸣叫，身前现出数十点精光。

他不用冒险进击，只须守稳指挥台丈许见方之地，待片刻后帅舰被水流冲进天岳峡，那时要打要逃，均对他有利。

问题当然在他能否捱到那一刻。

聂天还的“天地明环”是南方最有名的奇门兵器，